

河南通志

卷四十二之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九六九號	六九三冊	四六函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九六九號	六九三冊	三九二函
(九四四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49)
函號	291 97

四四九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二

淺草文庫

藝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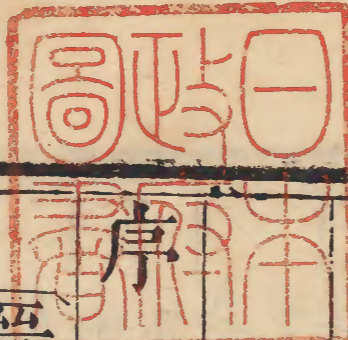
序
晉石崇金谷序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西將軍有

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唐韓愈送石洪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辭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其受俸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詩六韻愈為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

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仕者洛之北涯日石生其南涯日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夫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而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序之

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

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遇知於天了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命焉不可倖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于前執若無毀於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車服不緝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之不過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汗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繞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

禮也

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徽介社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
 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
 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暢
 飲於蓬池備葭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潏
 潏右滙郭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
 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
 連青卽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鏹以給費
 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
 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
 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於東焉然後降春流
 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
 中汀緬望南津飮於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旣醉坐
 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闌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
 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
 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
 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宋歐陽修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

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于璞
 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

然特見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
 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貌之光氣亦
 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
 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
 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
 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玉之淵海
 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
 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
 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
 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余嘗
 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
 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
 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以吏
 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
 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邵雍擊壤
 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

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於怨愁榮達則專於淫泆身之休感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彌善踏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踏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

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情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咏性情曾何累於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於廢鐘鼓玉帛則其如

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殆非通論牽於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而為不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猷畝則以猷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

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

以論事切益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日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其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

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

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路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

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者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美如此光未及七十用敵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

河南志序 周官有職方土訓誦光序其事不敢辭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

近故龍圖閣直學士永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誌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韋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真傳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齒至於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

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註史記之類與眾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魯等奉河南誌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間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日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令光為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

朱熹謝上蔡語錄序 古上蔡先烏敢以國陋而辭

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
 之門篤志立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有
 論語說行於世而此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
 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板本一篇二家之書
 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
 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
 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荅皆它書所無有
 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它書所
 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
 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
 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
 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
 雜它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
 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唐無根
 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荅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
 佛者私竊為之以充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
 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
 誤後學使先生為得舉於程夫子而曾氏為得舉
 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
 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

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
 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仿
 佛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以校定可繕
 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
 之君子考 **岳珂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
 而擇焉 **岳珂家集序** 涉獵經史尤善春秋左氏

傳與孫武之書不斲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
 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讐為前以達奇正之權
 為功以奮決勝之勇為矢莫而後發發無不中自
 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略之所施
 往徃見於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
 一奏謝報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
 為恨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叅稽同異或得於
 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
 文移或紀於裨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
 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
 為十卷闕其卷尾以缺附益日表日跋日奏議日
 公牘日檄日詩日詞日題紀其目有八而奏議公
 牘復皆析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
 志戰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叅辨誣

緘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匭之疏
 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藁而後奏雖
 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
 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
 之策出為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帙不可考
 者則蓋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濫先犬馬誓
 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
 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
 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
 中原雲擾羣盜蝟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
 復剴切皆當帝心至於嘉歎獎激未易殫舉此先
 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
 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
 詔昧死上之秘
鄂國金佖粹編序
 古者傳書有公
 府以備采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
 編上世之書也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
 京師蓋非金匱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
 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
 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俟詔求而後

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亶存六藝親
 藩請史弗卑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攻越自銘碣
 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托植楹
 之遺以詒人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
 亦惟與栝棧之澤俱傳於家豈非疏戚緬殊觀覽
 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
 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瓿亦出於理之
 或至者歟嗟虜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盍亦觀
 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猷烈考
 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大有為之秋
 魚復之圖穀城之界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
 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
 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構李之明年始刻家
 世籲天之書郡壘卽漢制佩章之義粹五編為一
 名之曰金佖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之
 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又
 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與懷盛心激烈尚
 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
 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網羅放失之
 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攷焉耳不然寫琬琰積

縑緇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淦初吉珂謹序

元黃清老伊洛淵源錄序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

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春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絜維發鑰啟鍵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下一以貫之嗚呼至矣昔在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絕學辨佛老斥百家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才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間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於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源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嗚呼盛哉大叅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

本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蓋廣吾傳乎時湖北道貳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焉人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餼於鄂宮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與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明宋濂送修撰李叔允致仕還鄉序

上召叔允侍

兩衣一襲復賜其妻恭人若二子若子婦衣各一襲明日親王各賜錢為文總萬有八千加以酒食寵賚至渥矣叔允具服謝恩已而退別士友且謂濂曰僕釣人也往在前朝粗守章句值時驛騷伏草野避鋒鏑以俟時清豈意桑榆景及獲際昌期天戈所臨不應後志於是詣轅門自陳所獻納同上於朝過承拔擢俾輔道王宮出入禁闈八年於茲衰耄日甚特蒙聖恩得遂歸老寵錫隆厚刻骨銘心萬死罔報僕於先生叨忝僚屬幸一言以教濂曰昔疏廣受二子年老辭位出賜金口與父老宴樂傳史者記之楊巨源以七十白丞相去得自適於游釣韓愈氏張之至今以為美談矧叔允承

恩休致寵賜優渥又非疏揚可北擬者濂烏得無
 言乎夫士生斯世有植志砥行疆仁施義卒老弗
 遇而修名不立亦有弗自振厲混合流俗而暴得
 大貴焉者固皆賦分之不齊有非人力之所能致
 然君子或稱或疾又非一人之得私也士之所以
 立乎其位者殆不誣也夫叔父以進則正以秩則
 自博士為翰林修撰以職則專教王宮名譽侈矣
 以壽則七十而未艾以君賜則不一而足壽富全
 矣要不可以古今人
唐寅中州覽勝序 吾黨袁臣
 物例論也序以送之
 逸温然玉暎蓋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
 翻然理篙檝北辭楊子歷彭城漸於淮海抵大梁
 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水陵陸并衝隘名
 勝之處日夕展弄目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籍訪
 道里宛宛盡出指下蓋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
 予聞丈夫之生剡蒿體椽柁幹以麗別室固欲其
 遠涉遐舉不齷齪下也而愿鬱者懷田里沒齒
 不窺闥閣曰世與我違甘與菑木委灰同棄雖有
 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
 欲自髮以異而頽然青袍掩啞馳驚士伍中而身

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以落落於此臣器新
 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
 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
 否歟大梁墟中有持孟羨為信陵君祭與無也臣
 器其為我重陳之余
董其昌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
 他日當參驗其言

志者劉文學瓚所撰次也自元勳大臣至節婦為
 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叅知公之緒而諮詢潤
 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青既竟
 以一帙視予屬弁其首憶予承乏史局西蜀陳文
 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遺書大出而郡乘之可
 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志餘皆悠悠耳神
 宗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東貢士王應遴
 修志兩疏皆下所司應遴待詔闕下即授中舍於
 一統志之外幾增過半會有實錄之役其議遂寢
 及予副春卿領總裁事海內書籍益復集於禮部
 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多無當郇厨求如
 古之先賢耆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無幾
 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善著書將錯綜人
 物彬彬炳琬琰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一快邪

文學之言曰此邦雖鉅監帶礪而銘金石者此宜無不知惟是閭巷韋布閨幃煢煢苦一世而敦行甘九死以殉節有子將月旦之所不聞士元風勵之所未收者吾於是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過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倫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益寧史哉寧史哉

宋孝子詩序

燕大夫鴻洲公祖出宋孝子傳欲修歌其事嘗知張子虞侯為人羣之選

也式虞侯之間授之冊徵詩於名公髦士間虞侯雅推不佞偕余猶子傳文造請賡韻余披孝子傳泫然重先靈之痛因嘆宋駢溪先生孝履不瑕足備史氏蓋多蓼莪陟岵之心而善補小弁之釁者歟天不生賢嗣敬齋公嶽嶽諫垣移孝為忠表揚盛美先生即有純行將安所見哉燕大夫佐松雖縮兵符樹旄旄東海上往往禮賢親民教之修孝悌忠信令有勇知方幸際昇平之代縱一旦烽警突起國已有長城矣則此舉豈徒以鉛槧爭侈蓋詠孝喻俗無乃借楚國之高標作三吳之型范而孝治無極耶真可謂盛明良史也虞侯江表偉人名聞京國而傳於不佞家立宗大雅俱不預門外

事者今且挾冊孜孜懇懇且晚坐余齋頭務祈索和是何但恪遵公祖之命亦其天性善根深契於孝子之衷而為之馳驅千里之遙乎哉獨以夜光滿盤何須不佞長價遂不復詩漫題數言於冊首稍稍闡忠臣孝子之芳馥必有採風者疏聞宸聽當有異典旌詔以示無極若不佞言又何足為宋公重也

王思任張林宗先生遺詩序

客有馮君散木從賊中辛苦逸

出持一帙偕門人范中文謁我云此中半張林宗先生詩也予驚視之有是哉尚有古詩不亡之事乎已而知為柱史櫟園周先生所遺嗟乎林宗呼兄一字肝花肺葉血裂髓崩矣安復計及兄詩顏淵近苦徐穉近矜至吾兄林宗何等也以金自處以玉處人其愛人也如不足其敬人也寧有餘稱之曰聖其殆庶幾曰佛曰僊不知伯仲坐所抗在何上下天數隕國先及哲人黃流沒汲以數萬萬生命之中亦復魚鱉我大生廣生之君子且併其枕中之秘絕命之散收入龍宮吾不怨天而怨數允集一線乃存萬世之昇遺稿數吟實傳三百之燈允集勉哉顧名思義賈先生詔汝汝父之志也

然櫟園先生是今之程嬰苟淑大梁尚有人在張溥潘黃門集序余讀潘安仁馬

汧督誅惻然思古義猶班孟堅之傳蘇子卿也及悼亡詩賦哀永逝文則又傷其閨房辛苦有古落

葉哀蟬之嘆史云為哀誄誠然哉藉田賦客舍議並以典則見稱陸海潘江無不善也猶惜其愍懷

詐書呈身牝后屈長鄉之典冊行江充之告變重汧泥以自辱耳閒居一賦板輿輕軒浮杯高歌天

倫樂事足起愛慕孰知其仕宦情重方思熱客慈母拳拳非所念也楊駿被誅綱紀當坐安仁賴河

南舊客得脫軀命而好進不休舉家燬滅害由小史生之者公孫宏殺之者孫秀禍福何嘗古人所

以畏蜂蠆也二陸屠門戎毒相類天下哀之遂騰討傲安仁東市獨無憐者士之賢愚至死益見余

深為彼嘆息焉王漢災傷圖序高皇帝削平甌亂懷慶偽

皇帝定閩按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肆萬貳千捌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諸罷地

窄而賦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河

內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逸東北沁河繇西北蜿蜒逸東南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吞

岸膏墳沃壤動沒至數百頃良田化為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山壓邑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

山西陵川而邑之清上圖利下圖居民村廬皆在太行山中復按山地起糧山峻嶒赤色盡石骨石

上之土厚者至五寸薄止二三寸故山秃而不活樹及播種雨以時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

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除正賦額糧玖萬

石之外今又為遼餉為均輸為練餉共計增銀至二萬四千二百餘金其千里擔筮轉輸則又有解

京澗布之役胖襖盔甲之役山西監課之役小灘八千石漕米之役毛田關陽打水防河之役故民

終歲亡有父母妻子之樂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以崇禎十二

年六月初十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

閱月不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既太甚民不得種麥而蝗蝻乃已種子存慮萬頃冬無雪蝻

子計日而出去年無秋今年又無春窮民食樹皮
 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皆黃腮腫頰眼
 如猪膽餓屍纍纍嗟乎嗟乎臣負戾深重上平帝
 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即使臣死而使臣良民死臣
 獨何心能不慘痛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
 謹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略冒死進呈嗟
 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
 者不得而見之也工能盡畫其形似而不能盡其
 啼饑號寒之聲可奈何哉臣謂歷代帝王及我皇
 上真心愛民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深言
 天下疾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以樂
 聞乎此也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鄒守愚通志

舊序

余聞之河南自昔為中原都會之地文獻彬
 彬繁焉可睹矣明興混一區夏肇建兩都於
 是列諸方嶽自我聖祖神宗天授元符列聖相傳
 浸仁沐義以至我皇上則天同極人道化成人文
 宣朗風化磅礴揆千聖而耀萬代罔不森著燦列
 炳煥方內超邁萬世何其盛也余受命以來日披
 圖按籍攷求康治之計用造茲土雖通志舊有書
 荷簡訛漏新故紛錯而上世帝王賢聖之風軌哲

範鮮有全者况其下乎矚然獨立以成名者不少
 往往湮失無所寄以垂於世余為之惻然傷心焉
 余責在斯乎夫移風易俗鏡往證今酌時而審尚
 者莫大乎志顧乃若此焉何邪失今不治後哲何
 觀於是謀諸侍御思齋霍君野菴蔡君起菴李君
 洎藩臬長貳而下詢謀僉同咸歡然以為鉅典也
 乃肇工僉曰今之博物洽識而有文者以僉憲嵩
 渚宗尉西亭二先生最著乃肅幣禮請主其事選
 校官諸生分理之以憲副東溪徐君會溪扈君少
 參紀山曹君督焉而藩使葵山鄭君蒲谷岑君臬
 使風泉張君寔總其役始自甲寅之冬歷乙卯秋
 八月而成搜校刪潤余亦竊取其間乃今披視之
 人區天常增華襲懿而國家之景鑠馨列爛然與
 嵩河並存可也僉屬余序之序曰余聞之人以渺
 然之一身寄旅於天地而奔流迅曜譬諸流波不
 可復回也悲乎悲乎蹂我而上縈之於開闢之初
 余惡知始乎曾不一瞬而曩昔之精英烈氣今安
 在哉反視而却思可以鏡考矣繇我而下非獨百
 世也揆之於渾淪之變余又惡知終乎然計且手
 策而坐籌也嚮者有鬼魅之妖幻於世不異於此

矣是故君子守身而明道樹功而殉名慎修炯戒
 建所以不朽者永流休聞於無疆胡可以弗慎哉
 嗟乎以今之懷風望眇遺跡而髣髴其當時真譬
 諸飲食也臧否古昔則又凜乎不少貸若從而衰
 鉞之然則安知後之君子寧能惜然不以雌黃視
 今者耶夫子不云乎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則余何
 以竢焉乃茲志之載也譬之按甲乙而數黑白
 也且耳目者可以觀矣余奚言哉於是乎序

恩通志舊序

歲丙辰夏六月余祗役如汴會河南
 通志刻始成三司長貳諸君持以示

余謂余有茲土之寄也請序之余受而覽焉迺序
 曰夫志何為者也夫志所以稽往蹟示將來垂勸
 戒以立模範焉者也我明之興皇祖光宅華夏疆
 理方域分建畿省惟是河南當天下之中土越二
 百年來德教滲漉人文炳煥較之他省為尤著云
 而通志之修獨後焉不可先是巡撫鄒公毅然身
 任其事列局編摩採撫遺文鉤稽故實刪繁舉要
 萃為四十五卷閱數月書成迺繕寫入刻其用心
 勤矣是故考圖設表體國分野取裁於職方原本
 山川總核物賦摹刑於禹貢續緝典訓詮次羣藻

準義於尚書網羅萬物苞舉庶類參侔於國史於
 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犁然顯著辟諸弋鵠翻於
 層霄拾明珠於遠海布龍章於晦夜奏鈞樂於虛
 庭足以洞宣心目裨益見聞傳播來祀何其詳也
 昔者詩人憫老成之凋喪幸典刑之尚存孔子嘆
 言禮之無徵咎文獻之不足則此編之作可無遺
 憾已抑余於是有感焉玄黃剖判二儀肇分人物
 夥生遐哉邈乎靡得而紀若古先聖王羲黃禹文
 之儔其生有所自其出有所為開物成務興利以
 前民用功業之隆與天地相終始尚矣下是而仕
 於茲士者粵周秦而降歷年幾何監司守長丞尉
 班職蒞官者幾何今載之名宦志者僅若而人焉
 則其生都顯榮死而湮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也其
 產於茲土者總總尊尊為億兆者幾何顯晦升沉
 修短窮達為遙代者幾何今載之人物志者僅若
 而人焉則其生不足以成名死而滅湮無聞者又
 何可勝數也古諺有之人貌榮名夫人貌不可常
 而惟名為不朽以故名者生民之鴻寶永世之標
 的也今觀垂名是編者其嘉言懿行鉅伐殊勲由
 千百世之下而想像千百世之前其人宛如在目

至德之光耿乎與星辰相昭朗不拔之操確乎與金石同堅貞不可奪之氣浩乎與嵩河相流峙故其人足傳也而它無可槩見者何異於零露之朝晞蜉蝣之夕隕名與身而俱亡也以久矣嗟夫天地之間惟人為貴易稱可久者賢人之德可大者賢人之業君子期自表樹永有聞於後世計無易此矣故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迺若罔克自振而顧以可大可久之身卒與朝露同晞蜉蝣並化不足思與覽者共勗之遂不辭而為之叙論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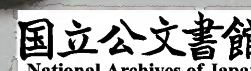
孫昭

通志舊序 古者列侯建邦莫不有史今茲河南通志蓋準之國史云先是志缺簡脫且其文不雅馴大中丞鄒公甚憫焉乃以意屬藩臬諸君鄉薦紳先生立凡起例辯義選言釐而為四十五卷蓋至是始得為全書云孫子取而讀之喟然嘆曰蔚乎記事者之備而貞乎綸言王制之祗承體尚書以植旨彰善癉惡之不忒師良史之直筆山川賦產之畢陳參禹貢以稽方學校藝文之竝錄依東觀以崇業兼司馬之詳實遠史班之踏駁據華嶠之準當謝江表之贅誣其尋煩領雜之術

詮評摛合之要明白首訖之序品采事類之條稱綸一代賁飾盛治將日月竝懸嵩河共久也豈苟焉以作者哉雖然竊有疑焉余嘗歷成紀之墟登卦畫之臺遵渭水之厓覩龍馬之石志龍圖則涉於好奇而不稽其信吾夫子魯產也志聖蹟則近於援聖而欲偉其事邵堯夫長於冀方無名公之傳則嫌於僻好而故詳其跡嗟乎嗟乎易龍圖序不云乎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以形之授之康節又曰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邵子經世碩大光明又曰聖人之經不煩文字嗟乎嗟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作志者謂不有所授而窺焉吾不信也間以質之藩臬諸君鄉薦紳先生咸謂余言庶幾哉獨照之運玄解之宰蓋難與覽者同也請書之簡端以彰述傳後余曰諾諾遂

李濂通志舊序 河南在禹貢為豫州寔拾筆書之

州所隸府八州縣百有八昔人所謂鎮天中區控地四鄙咽喉九州闔域中夏其信然乎哉聿茲鉅省而圖籍廢闕識者憾焉天順間按察提學副使姑蘇劉公昌始采各郡邑志彙括為總志未就以



九載秩滿擢廣東叅政去越十餘年為成化己亥而會稽胡公謚以按察副使至復取劉本稍加刪潤草草報完不無譌漏今八十年矣久無議修之者嘉靖甲寅冬十一月巡撫都御史莆田鄒公守愚巡按御史孝義霍公冀謂藩臬諸大夫曰事有若迂而實切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政教風化之所關者志是也今河南通志廢闕弗輯伊誰之責乎於是倡議修纂之藩臬諸大夫咸以為然亟開局於貢院余衰朽無似謬辱禮聘俾預其事遂與同事諸君子撫故實蒐逸遺稽前史訂舊乘凡巖崖斷碣官府新制罔不博訪而精擇之增昔所無續今所有目涉手鈔窮日夜之力逾替而告成事乃序之曰竊惟周禮大司徒之職雖無所不統而其最切而先者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佐王安擾邦國繇是知圖經壤志有繫於治道之重如此是故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禮之大備仲尼說二代之禮而深慨祀宋之無徵則夫一方圖籍豈非為政者百當屬意者乎矧是邦居天下中為天地和氣之所聚繫河圖洛書寔開萬世道學之源而伏羲書

卦之莖文玉衍易之里又皆在斯境以至周公之營洛召誥之中土著草之寓神陽城之測景靈蹤異迹它方所無而聖轍經行宋衛陳蔡之墟封人請見之鄉季路問津之處居人猶能指而道之遺蹟尚存過者竦慕焉若夫嵩高王屋諸山大河淮濟諸水又皆天下之大觀一覽是編弗出戶而可知其槩蓋不必游嵩入洛而名勝在其目中矣余沐人也曩嘗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顧所載皆汴中事它郡邑未之及也茲通志之輯闔省之事咸在焉仕於斯地者披閱之頃則山川之險易風俗之盛衰田賦之贏縮戶口之豐耗民瘼時艱居然可攷繇是參酌其政令調劑其土宜而下膏澤於民則生民之蒙惠寧有窮乎詩曰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懈於付民之攸堅斯固兩臺藩臬汲汲修纂之本意也不然則志之修也亦文具焉耳矣曷足為一方重哉余濫竽是役於志之成也不能以無言敢僭述鄙見於首簡

朱睦㮮通志舊序

夫志者何古史合郡縣之事而錄也其要者何彰往蹟宣人文也是故方輿之紀先王重之維茲河南在禹貢為豫

州歷代為都為國為府為路典章文物宜可攷徵而金元之季洊遭兵燹故老代謝事文散逸博雅之士恒病之成化間憲副姑蘇劉公欽謨欲輯為志其草未就而去繼至者會稽胡公廷慎稍為綜理輒卽就梓顧其躋跋無足觀矣甲寅春大中丞一山鄒公來撫茲土保釐之暇慨茲墜典毅然修之乃白於侍御思齊霍公野菴蔡公起菴李公藩長先文谷孔公今葵山鄭公蒲谷岑公臬長先臨溪張公後風泉張公暨諸大夫詢謀僉同乃禮聘僉憲嵩渚李公及余主其事復檄貳守何君學正蒲從禮教諭黃積慶王棟吳之翰郭懋羅琳李棟程文俊薛紹李緒朱紹舜及諸生之秀拔者分裁之是歲十一月朔開局於貢院以憲副東溪徐公會溪扈公少叅紀山曹公督修焉供給者通府李君也踰年春東溪公以公務巡歷諸郡同事者亦以應聘應試各辭去事將中輟一山公乃謂余曰夫是志闕而弗修者七十餘年矣子為卿士而不論載使昭代之制閣而不章哲先之業滅而不述余甚懼焉嗟嚟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乃抱志草過余齋中蒐集故實且撰且述

又踰年始卒事焉嗟嚟曰是志也余據諸史傳及寰宇一統諸志與夫酈氏之水經杜氏之通典馬氏之通攷王氏之玉海鄭氏之通志羅氏之路史等編所載冗者裁焉訛者正焉遺者增焉疑者析焉於舊志僅存十之一耳其體要去取余悉受之一山公云刻既成乃櫟括其義而為之序曰維王政始自疆理因地法天正人之紀於是作圖考第一郡邑易置歷代靡常作沿革表第二象緯成列圻界以分作星野志第三樹壝封溝慎固厥守作疆域志第四嵩高王屋河沁淮濟環流壘峙奠我中土作山川志第五土性既殊人習亦異觀其所尚而設教焉作風俗志第六自三代建侯之制廢後世雖損益不同咸有定則作封建志第七邦本之固定在康阜作戶口志第八有地則有稅有身則有庸作田賦志第九資民用辯土宜作物產志第十秩有崇卑政有繁簡上下相維庶績以熙作職官志第十一禦侮防患非險不可以恃作城池志第十二雖有余湯無粟不守轉輸之利國計賴焉作河防志第十三官府次舍政之所出作公署志第十四育才善俗莫先於教作學校志第十五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者國之所賴以立也取用之途雖殊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作科目志第十
 六國之政教惟養賢事神為大作祠祀志第十七
 生有居則設有藏也作陵墓志第十八貝閣珠林
 靈區秘宇或古有賜額為國祝釐者不敢廢也作
 寺觀志第十九斷垣殘堞故苑遺宮興廢之繇有
 足悲者作古蹟志第二十虹流虬降本其所生作
 帝王志第二十一道化之鄉非寓賢所倫作聖蹟
 志第二十二峴碑墮淚棠樹興思澤之所鍾其何
 能泯作名宦傳第二十三嶽秀川靈毓英啟俊人
 倫儀表後先輝映作人物志第二十四或仕而家
 或徙而置流芬遺範民之思仰存焉作游寓傳第
 二十五根於天性篤於彝倫百善之行皆原於是
 作孝義傳第二十六禮陳內則詩叙關雎王化之
 施寔自茲始作列女傳第二十七箕穎抗節貞風
 遠揚感而作者代有其人作隱逸傳第二十八二
 氏之學其來尚矣國志弗遺作仙釋傳第二十九
 深於數術不詭於俗糾其推變於時事亦有補焉
 作方伎傳第三十自圖書肇興載籍斯繁事以辭
 見體因代殊均之標藝倫之則宜隱曠之旨明治

忽之跡作藝文志第三十一舊載之誤可據可據
 者作辯疑志第三十二事覈而出所自之書或涉
 不經亦所不棄作備遺志第三十三凡四十五卷
 七十七萬九千餘言義有未詳則仍其舊事有已
 發則不復見大要叙述以年俾古今不相紊也第
 愧能薄才謏闕謬寔多若好古博聞君子與我同
 志考訂廣益以備一
 方之文獻深所願焉

皇清張天植兩河文起錄序

今天子御宇文化翔洽首被中州中州天下之中也
 余既奉

簡命思所以報稱者屏息不敢當蓋文運之盛衰國
 家之盛衰中州之盛衰天下之盛衰也當其盛也
 機會所至莫為之翕張莫為之推挽勃然滄然而
 莫知其所以始莫知其所以終然當必有恢奇高
 邁之士赴機應會所謂虎豹之文彪炳鸞鳳之音
 鏗鏘金玉之光炫耀而陸離使人縱目焉而不能
 匿也文起八代之衰其惟有唐昌黎氏乎漢魏以
 逮六朝其文之衰也餘章繪句襍襲疲抗已潰瀾

而莫之救昌黎障而束之迴於既倒不憂憂乎其難哉而皇甫湜李翱李漢之徒皆靡然從風而唱和以肆其說至樊紹述孫可之其文以佶屈為能盧玉川李長吉其文以幽詭相尚然昌黎皆收之不以為為怪而復讚歎之弗置者何也蓋昌黎非獨善為文善於知文者也知文之不一變者才而變不一體者法法與才在彼者也裁之衡之者在我者也使必斤斤焉執規寓而繩削焉是羿之教射必欲其墮日而造父之教御必欲其追風也其勢必不能則彼之才法無以見即我之裁衡無以見矣今諸士幸而生於昌黎氏之鄉余遂持其說以相諸士中州之文平實平實則其材不能以雄肆而見奇中州之文穩順穩順則其法不能以曲折而入化余適以注疏大全為之本而以大家諸史為之緯以是裁衡之而不得已則又以才法之旁見各出者存其說而不廢庶乎昌黎之為文而亦昌黎知文之道其不外諸此也然余未能效昌黎氏之為進學解以精勤勵爾諸士實應且憎比諸士之應詔而貢於廷也余既畢役矣茲則合其屬而歲閱之夫人文之運固在乎此之而後興化之

而後成顧未有不因乎地勢者自余之校於懷也則有太行王屋繞其前故得文若而篇或蟠紆而巖巖及校於鄴也則有洹水漳流出其下故得文若而篇或決莽而宓汨已而校於汴也則黃河注其源鴻溝割其界而其文之目不給瞬以至也或馬頰之奇或鉤盤之曲而溢溢浩渺之觀其亦可謂盡致無餘矣明之空同氏學昌黎氏者也善乎其喻文也曰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灑之旋如駛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温雅也正大也今者刻試之牘以是正當世倘不刺謬於空同氏所論則猶能繼昌黎氏之傳而起者歟余固陋濶踈日隕越是懼重荷皇上特恩鑒茲教士擢置內用尤惕惕然以慙敢曰起衰其功哉願爾諸士其益懋乃學砥乃器以有成以襄國家之盛庶其無負

劉正宗許傳巖四種

詩序

同卿許傳巖先生以詩稿見示余受而讀之洋洋纒纒銜旬鏗鏘不屑為纖巧亦不入於

聖天子之休命

河內通志

卷之第四十一

七

佶屈蓋卓然大雅之音也自傳巖庚辰通籍以來
 與余縞紵締交歲在辛卯余奉簡書過新鄉登其
 堂把酒論詩懽如疇昔垂十年而傳巖以名諫垣
 晉秩抗疏論列天下大事嶽嶽不阿風采夙著
 當宁爲之動容海內無不傳誦或疑其詩有所不暇
 爲卽爲之而酬和間奪於霜毫匠心分營於鞅掌
 乃傳巖退食從容神明澹定揮灑贈畝沛乎有餘
 故其爲詩淳泓蘊蓄穆如清風余殆無以測其際
 矣粵稽中川詩派之盛大復崛起於信陽舉華振
 秀獻吉雖稱北地寔生長大梁復古起衰爲詞壇
 準的二子厥功甚偉向者孟津先生爲之倡興絕
 學似續何李近又有行崖垣公羽翼風雅以昌其
 統緒傳巖與之朝夕論辯灼然見其所爲梯筏者
 是以源流下莫風格自高上以繼前賢之矩矱下
 以啟來者之津梁大雅復
 作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沈荃王山人芝山序
 余
 備兵大梁也得遇繼懷王子爲余談軒岐之學貫
 微達幽無不曲當余心善之而未罄其源流也一
 日繼懷感然告余曰某之先人固先朝之奉常也
 余蹶然起曰非世所稱芝山山人者非耶王子曰

唯唯嗟乎芝山其有後哉山人名金秦之西安人
 也當世廟時陶仲文邵元節輩皆以方術得幸祿
 秩賞賜比於通侯山人以白衣召見爲言三元大
 丹輒稱肯授官太常出入禁闈者二十年矣世廟
 賓天廷議以山人進藥不謹與陶世恩等俱論極
 刑時新鄭相國高文襄公以首輔掌銓復疏力救
 文襄之言曰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壽六十壽考
 令終古今無比末年從容上賓從無遽暴今謂先
 帝是金等所害皇天后土然耶否耶如以爲不得
 正終其將謂先帝爲何如陛下以父子之間而使
 先帝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爲何如若不亟明其
 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真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冤
 於天上晉不美之名於人間乞下法司再問明確
 然後渙發綸音宜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
 於後世疏上穆宗爲心動如其議山人乃始得論
 於後世疏上穆宗爲心動如其議山人乃始得論
 其言剴切過當未能易主聽也蓋山人至戊所數
 年而歸卒依文襄以居遂爲鄭人山人之沒也屬
 其子懷芝曰爾父以方術顯終致大禍戒後世勿
 習也其無忘乃父之言於是懷芝隱於醫竟其世

不言方術懷芝之沒也又屬其子繼懷曰爾祖以方術賈福戒後世勿習也其母忘乃祖之言於是繼懷亦隱於醫如其父不言方術繼懷既傷祖父不得志益專精於四家六微之間歲彌久而術彌高為人温温循謹與之談故國喪亂及天下經濟大事輒慷慨激發辨若懸河稍命其子習經生家言補博士弟子一室之內雍雍如也吾聞活人多者長子孫繼懷自祖父以來迨三世矣再世之後必有興者芝山其有後哉余既觀芝山山人遺像慨然久之為賦詩志懷茲又叙其家乘始末以貽繼懷使天下知山人能晚而悔過以訓誡其子孫且知繼懷能讀祖父之書而不以才伎自炫學道之家類有世業即於王氏之祖若孫見之矣

記

唐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

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園郭濫郭既率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書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器童噉噉劫衆阻兵燹燹粟粟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倫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法法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

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

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吏部侍郎天
 榮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吏部侍郎天
 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
 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
 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
 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
 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
 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
 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
 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
 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
 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
 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
 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
 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
 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
 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
 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

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
 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
 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
 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
 也戎士五萬二公同時千里相望 呂温虢州三堂
 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
 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
 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
 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
 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
 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
 臣子在二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遊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用家人
 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
 其類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
 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
 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杳鳥交
 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

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鳥織沈浮照耀其水
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透迤樂魚時翻飄蔡
雪飛泝沁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
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
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
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皓壁如霜
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
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
而來於是茲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
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
庾公西樓未足以滌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
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
軒倚楹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
冰泉潺湲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
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藝曠之域不出戶庭而
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
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
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
自樂而忽艱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
推是心以惠境內者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

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
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肅靜
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章
小子以通家之愛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
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
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胡交修洛陽宮記

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大河之南
厥土爲豫考極相方實處天下

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河洛
圖書之淵珍符是與其鎮嵩高孕秀生賢神靈是
宅其浸瀝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
廣衍平曠洞達萬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
位宅中茲實帝王之居也高祖太宗肇造區夏據
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長安以隆上京
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本而文
皇帝顧瞻歷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
以貞觀六年各洛陽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
象河漢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於兩
觀之上則觚稜金爵壁門鳳闕焜耀改觀益隆唐
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神武英偉之姿一加眎矚

榮名所被在物咸飾使巍巍茲宮復取重於當世
 豈不遑哉開元之隆鑾輿時巡詔命儒臣宋璟馬
 惟白等博彙羣書於乾元殿又即明福門外署集
 賢書院置學士員校讐其間而藏書之富殆與長
 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墨紀
 事迹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
 邠武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卜於
 茲新邑宣王中興大會諸侯纂成文武師徒狩獵
 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為四方朝貢之地也尚矣
 太宗乃克大做古以不廢周王迂衡之迹用宏茲
 賁光於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周嗚呼盛哉若夫
 城隅廣陋之度宮庭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宮
 有先王之制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以詔後世云 平泉經始
 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
 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
 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
 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煙日所存正是北
 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
 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

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
 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剪荆蕪驅狐狸始立班生
 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
 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
 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
 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丙曼容官不
 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
 遜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睢感蔡澤一
 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
 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鶴有不鳴之患
 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
 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
 弟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
 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
 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憇之樹近代薛
 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
 曹可不慕之唯岸為谷
 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
 友羣賢窺仁義之源探禮樂

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
 理舉集吾前可者學之未至於可何求於人何待
 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夾渠灌
 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惟意
 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
 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
 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歐陽修洛陽風土記

洛陽之俗

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插花雖負擔者亦然
 花開時士庶競為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
 處為市井張幕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波隄
 張家園棠隸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
 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廸
 留守時始進御歲差衙較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
 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朶用菜葉實竹
 籠子藉覆之使其上不動搃以蠟封花蒂乃數日
 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
 不佳春初時洛人家於壽安山中斷小栽子賣城中
 謂之篋子人家治地多畦畦種之至秋乃接接花
 尤工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豪家無不邀

之姚黃一接頭直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花乃
 歸直洛陽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
 者或以湯中醮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五
 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佳
 也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
 軟土擁之以蕪葉作菴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
 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
 也用瓦亦可種必擇善地去舊土以細土用白蘇
 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蚧蟲食白蘇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西或用日
 未出秋時旬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此
 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止留
 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
 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蕪菴便以棘數
 枝置花叢上棘氣暖有以避霜不損花芽此養花
 之法也開漸小於舊者蓋蠹虫損之必尋其穴以
 硫黃簣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蠹所藏處花
 工謂之氣窻以大針點流黃末針之虫乃死花復
 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針
 花樹人其皮花必死此花之忌也

相州晝錦堂

記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平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張閻宋真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宗御製詩記 章聖皇帝即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魯真人舊廬有道士賀欄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至京師既而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為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荅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黥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顧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巧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服蠲其觀之田賦棲真壽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葬於觀之東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刻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囑臣為之記臣聞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昔世主窮好道家之術者甚眾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謂神仙可致長年可祈至以弊屣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恠

宗御製詩記 章聖皇帝即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魯真人舊廬有道士賀欄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至京師既而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為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荅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黥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顧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巧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服蠲其觀之田賦棲真壽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葬於觀之東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刻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囑臣為之記臣聞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昔世主窮好道家之術者甚眾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謂神仙可致長年可祈至以弊屣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恠

迂之士而其後類不免為詭誕之所欺惑可為太息惟章聖皇帝冲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蒞天下者二十有四年不待問途襄城之野膝行崆峒之山而異人奇士應時而來樂告以善故祥符景德之間天下垂拱無為海內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治其功德遠矣觀棲真之所陳上所以待遇之意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顧不異哉棲真異事多此不復具載特書其為上語者如此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

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囿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方四十年來者不嗣坳垣污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庸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開囿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換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為作詩詩曰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為邦民不吏賕姦究輒得

蘇軾醉白堂記

有距有鈞去其蟪蛄麥禾既秋與民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雁於水賓贊上子於食酒醴男耕不遲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故魏國定獻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惟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為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彝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

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隄之時退居十
 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自多亦
 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
 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
 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
 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
 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
 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
 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自圭自以為禹司
 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
 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繇此 **王禹偁** 厄臺記
 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厄於崩竭聖人生
 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洪水成湯厄於
 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
 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
 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

於時周室邠危魯道述潰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
 國用權甥辛而起壞禮樂為糠粃視詩書如蕘芻
 孩提下室數壞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
 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常蓋
 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
 之大壞嫉四維之不張刻道德為舟楫將欲濟天
 下之壑溺斲禮法為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
 不程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聘十八之國應
 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庖肆孰聞其香施法
 於亂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而扶
 之厥惟艱哉故教不用於哀定位不崇於季孟辭
 遜於陽貨見忌於子西况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
 耶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
 我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
 息蓋聖人為人不為己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
 欲綴皇綱之絕緒闢帝王之坦途酌三代之禮文
 垂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浸於生民苟道至於足雖
 不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奸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飽
 飫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
 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歿後何則祖

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爲君臣父子者不可斯須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各載典籍身享廟食得非顯於沒後耶與夫圖一日之妖者又向遼絕哉余客在宛丘得覩斯墓之地披蔡訪古馳筆而銘曰僭祿尸位歿則絕祀所謂伊人若敖之鬼夫子耻之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歿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之士夫子求之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而道迫歷聘求合絕糧於陳箕山之士可齊其名若放之鬼决非其倫廟食不匱祀典惟新晁補之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勒銘德音益振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於宋其城郭闐闐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士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晏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借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蹙適則人意物境不暇而不遠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

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府爲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廳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宇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魯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來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踦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忠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迅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迹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有若遐鷺太空者花

明草薰百物媚娥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儻客顧而嬉媿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准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攘祥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悻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辯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何辨之有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

也 柳開天平山記

至道元年開寓湯陰未幾桂林僧惟深者自五臺山歸惠然見

過曰昔公守桂林嘗與論衡嶽山水之秀爲湖嶺勝絕今惟深自上黨入於相州至林慮過天平山明教院遂休焉尋幽窮勝縱觀泉石邁衡嶽遠甚不敢誣言予矍然曰予從先御史居湯陰逮二年湯陰與林慮接平居未嘗有言者今師詔我是將以我爲魏人而且欲佞予邪越明日惟深告辭予因畱惟深曰前言果不妄敢同遊乎惟深曰諾初自馬嶺入龍山小徑崎嶇已有倦意又數里入龍口谷山色回合林木蒼翠遠觀俯覽遂忘筆轡之勞翊日飯於林亭午抵桃林村乃山麓也泉聲夾道惟石竒花不可勝數山回轉平地數尋曰槐林坐石弄泉不覺日晚將晡憇環翠亭四顧氣象瀟灑恍然疑在物外畱連徐步薄暮至明教院夜宿於連雲閣明且惟深約寺僧契圓從予遊東過通勝橋至於龍洞又至菩薩洞下而南觀長老巖水簾亭同行崖徑下瞰白龍而歸翊日西遊長老菴觀珍珠泉穿舞獸石林於道者菴下至於忘歸橋由澗而轉至於崑閬溪仙人獻花臺出九曲灘南

會於白龍潭捫蘿西山汾侯樵徑望風雲谷而歸
 明日契圓煖黃精蒼木苗請予飯於佛殿之北回
 望峰巒秀若圍屏契圓曰居良而首出者倚屏峰
 也余曰諸大峰率如屏何獨此峰得名契圓曰大
 峰之名有六小峰之名有五著名已久皆先師之
 傳又其西二峰一曰紫霄峰上有秀士壁次曰羅
 漢峰上有居士壁以其所肖得名也又六峰之外
 其南隱然者土民呼為撲猪嶺又其次曰熨斗峰
 諸峰皆於茂林喬松間拔出石壁數千尺回還連
 接巖巖峭翠雖善工亦不可圖畫予番觀凡五日
 不欲去且知惟深之言不妄又嗟數年之間居處
 相去方百里之遠絕勝之景耳所不聞對惟深誠
 有愧色明日將去惟深契圓固請予番題予懼景
 勝而才不敵不敢形於吟詠因述數日之間所見
 云時三月二十五日也

金王庭筠五松亭記

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然猶
 華為脇魯班門為尾迤邐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
 壁峙疑若無路益窮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黃華

之佛祠天平之道宮今為墟矣惟嶺峪寶巖寺為
 獨完寺剝於高齊天保初至本朝泰定中寶公革
 為禪居鐘鼓清新林泉改色始為天下聞寺李輔
 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嘆曰寺固
 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敞虧而遊目騁懷者有所
 未盡必當得其全遂絕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
 斷壑有平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
 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有亭焉豈
 前人欲有為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
 笑曰此番以遺我也於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簷
 桷翼然出於蒼髯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
 之春庭筠嘗一到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透
 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則巍堂修廡隆樓傑
 閣駢列層見澗竹巖花諸山繚然窈窕然嶄然萃然
 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綿絡繹呈巧獻恠大略皆
 退之南山詩中所謂或如云云者而詩尚未盡也
 乃知輔之之善發其秘此亭之得全而有功於此
 山也吾歷山多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一二數
 即山中求之其華妙隱巧與人意會者亦無如此
 亭焉加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

之龍蛇聽夜風之琴筠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文於吾以為記吾於是山已結是緣雖不吾乞尚為之輔之燕人名劉文饒修彌輔之其字也清慎有禮敏於政事

德觀記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

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隱居之地大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觀廢基謂之鵬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豺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舉

風后力牧以為相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士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問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以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久然後歷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衆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僊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庭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僊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微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然在耳苟即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又修之而下已德之同乎初則廣成子之獨存黃帝之僊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為誇誕者邪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岩谷樂志林泉修養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為鵬崖之觀移而置

之殊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卽
 堂立黃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僊之像
 於其壁使人知其所由與像成求予爲記予旣爲
 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問荅之意與黃帝所
 登僊之道使知莊氏之言
 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元楊奐汴故宫記

巳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
 吏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

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
 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
 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
 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
 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
 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
 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
 曰精門左昇平門若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
 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
 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
 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
 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

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
 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
 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口撒合門少南曰東
 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
 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
 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
 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
 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
 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
 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
 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
 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
 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
 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
 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
 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
 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
 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
 之南曰尚衣局尚衣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
 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

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
 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
 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
 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
 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
 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
 局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
 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
 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喜瑞樓西曰三廟正
 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
 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
 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
 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
 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後之人因而
 損益之以求 **薩天錫龍門記**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
 其橋斯可矣 **壁立曰龍門** 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禹排
 伊闕卽此兩山下石鑄迸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
 北三泉冬月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
 相傳有靈物若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人鑿爲大

洞爲小龕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
 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
 就崖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跌坐
 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罅
 及爲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其耳其手足或
 缺焉或半缺一存但東崖嶺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
 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
 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制作似非出
 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費幾千萬計蓋其大者
 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
 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
 聖人生自王公爲國元子棄尊榮而就卑辱舍壯
 觀而安僻陋斥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
 苦身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卽是
 空曰寂滅爲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
 財殫人之力鐫鑿山骨斲喪元氣而假像於頑然
 之石飾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爲哉是蓋學佛者習
 妄述真先已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
 報佛功德又操之以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

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為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地獄徼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謎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然臂施財至為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夸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八寺巋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緇流慶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宮殘毀其容而蒼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彌仁王以慈悲為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已而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銜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略復為之說以祛好佛者之惑人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不求佛於內

劉驥安陽河記

大元彰德路總管王公下車幾二載以地廣民駁政務旁午而治內名山水未嘗一游歷良久不暇也夫相在河朔為大郡而洹水於相為佳境且四方士夫過是邦者必窮探徧覽况親牧者乎迨丁卯秋九月既望天高氣清川空野靜百工將休萬寶貲成寔農之際也遂與參佐數騎出郭門西行

一舍岡勢稍陂陀又六七里迤邐路轉而下小川忽平展中有一谿洹水也其流深碧可愛尋見居民夾岸廬舍相屬蔬畦竹塢上下綦布宛然如圖畫昔遺山嘗謂絕似玉溪此語誠不妄亭午小憩於長春觀少焉渡水公岸而西又行二三里樹木漸幽深兩山回抱潺湲一泉感沸出於其下水聲活活足以洗慮而清襟遂置酒泉上見鳥飛魚躍巖姿洲景一時會於目前想亦造物之有為也公喜甚乃舉觴顧謂門客北燕劉驥日子盍記之愚謂茲水名曰洹混混晝夜不息雖久旱而不涸析流而東遠近漑田千有餘頃民所賴者多矣非其間有神以尸之能如是乎况自我公蒞政以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諒其神必有以陰相也是則可紀以傳於不朽衆皆曰然於是乎書

王游林慮記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融結為最觀郡乘載柳仲塗居湯陰聞僧惟深言天平泉石過衡嶽遠甚明日夙興拜韓公墳讀富鄭公所撰碑碑有亭故無損百極美碑陰有樹如水墨所畫墳皆甃甃完者尚多兵荒中僧紀公奮身捍蔽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以為式以

為天地間不多見者憑高歷覽又登寺西南經閣
 果極其妙高下陰顯與圖所傳不異也小酌遂行
 林州知州李祐之述於諸翟晚至州宿萬安寺丙
 寅謁廟學游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行十餘
 里至其麓皆小石榭檜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地
 高寒較他地早一月榭葉青紅可愛路漸高聞水
 聲於灌叢亂石中又數里山益高峰益峻壁益峭
 澗益深路益險水聲益大峰回路轉掩抱重疊使
 人應接不暇澗皆盤石高下為磴級泉流其上懸
 而為練激而為湍飛花旋碧喧逐飄灑其緒而為
 泓者清澈如空織芥可見寺相近屏障益奇亂石
 不可騎過盤石道右有水磴作屋其上自麓又十
 里至寺石柱刻張商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事某
 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盡
 讀大率多崇觀間人少憩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
 導山民十餘輩持斧錘剪樞翳掇碎石僅能投足
 馬不能負人且不能登涉人力憊極又據鞍不跬
 步又下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
 如練于半天騎雷林石間相率牽擁而登焉峻坂
 微徑亂石犖确如梯而無級膠木交錯攀蘿挽條

尺寸而進賴健卒曳絙于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
 封禪記所載登太山事此近似焉問僧至否以僧
 言遠近為喜畏又三里許始至有石突出如屏四
 向無所連着其高如雲所謂挂鏡臺也前有盤石
 疲甚坐其上望水簾北崖者僅如匹練下濺崖飛
 白如澗其西者崖上垂白亦不過丈許意謂昔人
 傳誇過實俄從卒持二水柱長五尺許以獻云至
 簾下得之且盛言其偉遂欲印之發火煮酒引滿
 數爵諸生暨從者遍飲之乃緣南崖微徑迤邐而
 西而北坂極險峻草石皆冰滑不可投足尺寸展
 移栗栗危甚乃至西崖下水簾內仰而望之目力
 為窮始見崖上之水飛灑散布踈密勻整自崖而
 下至澗底其長不知幾百丈其澗百餘尺光明透
 徹去人尚五丈許真所謂逆珠簾者也負崖坐石
 久之折而東至北崖簾下有巖坐數十人簾之長
 又過於西者東邊則頗濃厚自巖至地時如團雪
 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以動搖飛舞如玉龍蜿蜒
 狀餘皆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人時時飛灑如
 細雪着人面信天下之奇觀也簾下沾灑細草皆
 為清冰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筍或披踈如珊瑚

蔽崖彌澗奇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下望挂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奇峰重疊如展畫屏不知高挂鏡臺幾百丈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幾百重也始坐盤石疑水簾之小蓋遼遠空濶掩映崖石淡然而無加以老目茫茫故也北簾之東又有懸瀑望之差小青壁無路不能即觀人之循來跡而歸石間多蘭臺上石墜於下者皆為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且乘且步俄至寺前就盤石列壺觴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砂者與僧所持水列於前清泉冷冷非迫于暮不忍歸也復延子敬同至墨灶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真元癸酉歲所題文字皆奇其下殘缺石柱多宋人題名緣石磴登方丈鳴箏小酌從者得雉為炙以侑觴題詩于東壁而出至嶺略東二里餘支提龕珠石崖為之有開元十九年蔡景所撰碑刻甚精寺前流泉惟石不減黃華寺有巨槐蔭地數畝山門有白松皮葉皆異磚塔嵌張商英聖燈石刻聖燈寺在西北峰絕頂望之隱隱見其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遙舊傳聖燈誠愨拜禱則

見商英而後見者多自矜必刻石以紀近年元遺山亦有詩紀之和叔云某官甚不瀝人望亦嘗禱而見之余服其言清泉灑灑循殿階而流歷石磴至方丈望五松亭方丈西有盤石王氏所建二女則不能究其氏族也山多古栢路甚險登之甚勞既至其巔則俯瞰二亭若井底坐久風急始徹俎而

明周叙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

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間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日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撰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嘗出毒霧為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

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殺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鞏至是七十餘里翌旦遵趙城陟轅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一關名崑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所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為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嘆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邪因觀歷世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太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崖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呀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為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玄蟬鳴聲上

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嶺有惠可庵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甚能言相與論辯疊疊亦自可敬飯畢啟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澗灘石礪礪按轡徐行毛髮森豎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塗者索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各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道偉可觀觀畢即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且默禱久早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崎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轟綿綿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神殿殿三面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筆最奇壯字體雖甚勁

麗文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模榻以考其
 舊既出李具酒餼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方
 丈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
 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
 遊嵩陽觀觀人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
 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
 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
 幄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
 不能去惟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
 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
 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
 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涸澗尋崇福
 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述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
 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
 於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蒲泛觴三亭
 今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
 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
 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
 鑿壘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煙斷礎鞠為丘
 墟樵人牧豎得而辱馬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

與天地長久永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
 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穎諸山隱然如畫追想
 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峰綺綰繡錯高挿
 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
 然若御灑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啟
 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恠誕不經極西有法王
 寺亦名刹殿宇頽圯惟浮屠巖然南下則有周公
 測影觀星二臺廢圯北顧嵩高二十四峰舒奇獻
 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
 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
 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
 以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於簡以
 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
 公俾想見茲遊之盛一以留登封學宮以備他日
 好遊者之故

李夢陽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峻
 實云是為記

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
 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巡按歷汝而游
 於亭乃俛仰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
 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

卜洛定郊土圭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
 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朝
 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
 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
 也譚子曰徐衍窈如噫如噴如噓如吾觀其風曰
 崆峒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
 天地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
 颶颶乎莫知所從颶颶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
 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
 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
 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清逸淳澆是效而俗
 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
 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方然患其乖
 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
 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
 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瘴惡滌流而培淳
 迪純以剗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
 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
 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

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
 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
 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
 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巖
 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
 崆峒子之言風也請
遊輝縣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
 諸監察以名其亭 之洋洋可以樂饑
 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
 蘇門之山降觀於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
 覽於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
 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
 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
 蘇門山古士率樓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
 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祀之獨籍不
 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
 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峰萬餘數森森
 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
 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
 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臙

魁所宅也西踞壺關之魏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
 慮上黨而盤山路石呀呀嶄嶄行若登天然過此
 豁然曠然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
 源焉三湖有巨竹蓊茂登山西望亭亭綠崖而綠
 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黝瑩能鑒天日
 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
 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者邊寺磧
 田以千數然故櫟椽礪磊區耳於是寺僧招流人
 墾之租其入率斬茅菅阻巖崦為聚落煙火裊裊
 相雜也輝縣產魚稻借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
 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
 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蓋又喜躍
 馬行憫不即至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王教遊安
 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樂窩記

方侯以余過其城甚歡慶且曰君子至於
 斯者未嘗不訪夫蘇門余曰諾侯乃率賓

從具樽俎為百泉嘉會感今憶昔邈爾興懷非徒
 曰賞心樂事而已酒既行出遊山於是鄉貢士郭
 君瑞甫王君澄甫乃亦從余度泉源循山麓聯鑪
 履曉凌高眺遠幡然欲御長風出塵表遐想大觀

